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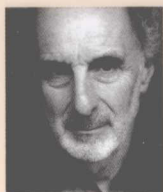
[法] 保罗·安德鲁 著

PAUL ANDREU

董强 译

房子

LA MAISON



er, continus, c'est chaque
différente obéit à la
intention, au même désir

de découvrir.

Par tradition, on le fait bien sûr, en Chine,
et le lecteur ne prendra pas les dessins récents
qui accompagnent le texte plus aucun pour
des illustrations ou des explications, mais
au contraire pour la poursuite, toujours
énigmatique, de la même question.

Je remercie celui qui a eu l'audace de traduire
le texte mais aussi de m'inviter à faire
le dessin qui, désormais, l'accompag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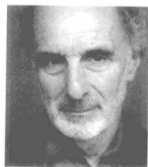
[法] 保罗·安德鲁著

PAUL ANDREU

董 强译

房 子

LA MAISON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房子/[法]保罗·安德鲁著;董强译.-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321-3724-4

I. ①房… II. ①保…②董…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8476 号

LA MASON, by PAUL ANDREU

EDITOINS STORK, 2008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rranged with M. Jean-Marc ROBERTS

All right Reserved

责任编辑:余雪霁

封面设计:王志伟

房 子

[法]保罗·安德鲁 著 董强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em 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625 插页 5 字数 125,000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24-4/I·2851 定价:2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目 录

房子

1

保罗叔叔的小屋(译后记)

128

房 子

那时候,我们住在一栋房子里。对我来说,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并非什么富裕的表现。房子有各种大小,有的非常小,就一间或两间,有的则非常大,两三层。那时有整街整街的大房子,可就在边上,有着很寒碜的。在更远的街区,我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去过,也有宏伟的私人府邸或非常贫穷的房屋。

对我来说,住在一所房子里太天经地义了,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我甚至都没有去想象过那些在中心地带的公寓楼里发生的事情。我不记得进过其中的任何一栋。

在我们街道的尽头,在它与大街相连接的地方,就有那么一栋公寓楼。我父母在里面住过几年。我从来没有想知道,他们住的是几楼,什么时候搬的家。在我出生之前或

之后。当然，他们肯定同我说过，但我觉得自己从未在里面住过，这一点对我来说就够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

我还朦胧地记得，在那栋公寓楼旁边，有一所很难看的木板房，褐色，阴沉沉的，一部分被树木挡住了。那些树肯定不是人们特意种的，胡乱地长着，就像是在一块废地上。一条与我们的街道相垂直的窄极了的街，将它与那栋公寓楼连在一起，形成奇特的一对。虽然我就在附近生活了二十年，我也不知道它们后来怎么样了。还有那些树，以及树边游荡的猫。

每次想起我们的房子，它都显得很大。也许，它的唯一特点就是大。我当时很小。

之后，我再也没有在一所房子里居住过，除了假期，或周末，在乡间。住到一所房子里，很久以来，我觉得已经不再可能。也许就因为如此，我常常梦想住进一所房子。我也只是梦想而已了。

我们的房子是石头砌成的，与那条街上和其他附近街上的所有房子一样。这一点没有任何稀奇之处。一种浅色的石灰石，硬度足够强，让它在岁月中经得住。而且还不变黑。

房子正面的形状要比街上大多数其他的考究些。二楼有两个阳台，向外伸出，好像是弧形的，有石头的栏杆，上面的扶手又高又宽，让人踏实放心。至少在其中的一个阳台之下，有一种我已经想不起来具体什么样子的支架，与墙面连在一起，将弧形的阳台撑住。

在地面一层，有一扇高高的门，向内缩进，门下有三级台阶。门很重，门闩很结实，我已无法凭记忆将它描画出来。上面还有一个铜制的小圆孔，由于持续的摩擦，圆孔中已经生出黛绿色的、说不清楚的物质。门的两边有两扇大小不同

的窗户，但都很大，高高的，还有两个金属的、螺旋状的东西，在很长时间里，我都没有弄明白它们是做什么用的。

我记得，建筑师的名字刻在了墙面上，在门的左上方。勒莫尼埃，建筑师。我想起这名字来了。也许，我记错了。总之，关系不大。名字嘛，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刻在了一面墙上，也就供人闲谈而已。房子建得很好，设计得很好，这才重要。我住在里面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吗？我觉得不是。要评判，要喜欢，就必须有一定的距离，我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距离，尽管在离开它的时候我年龄已经不小。我离开了它，还是离开过它多次？一问这样一个问题，我就马上被卷入记忆的冰岛纷繁杂乱、随意无际的漂流之中。

那时候,我们住在一所房子里。我们总共有七人,有时是九人、十二人,那是在一些过节的日子。二十年中,我们分享空间的方式一直没有变:三个孩子,同样的房间,同样摆放桌子的地方,每张桌子还都不一样。每个人生命中不断出现的细小变化,就在这样一种不变而且恒久的背景上出现。一定是有多少居民就有多少房子。我只了解我的房子,而且了解得还很不够,因为对它的使用、所引起的情感,以及总会伴随它而出现的欲望,混杂在一起后,在不断的变化中,所形成的那样一种特有的几何形状,我已经找不回来了。在这一主观的几何形状中,形式、线条和体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换,膨胀或缩小。墙壁、门决定着距离,但也决定着相邻。有时候,一扇平素关着的门会意想不到地打开,从而打乱空间。

或者，一个声音，比如脚走在通往阁楼的木楼梯上发出的吱吱声，会因为橱柜的门开着而突然传来，让人发觉，实际上，只有薄薄的一块木板将楼梯与橱柜分开，而以前以为很幽深的、神秘的、能起保护作用的一个空间，却原来只是脆弱的一角，堆满了衣服和各式各样的包裹。

为什么在如今的建筑中,去掉了走廊,将门的数量减到最少,将房间都缩小成床的大小?也许是出于节约,但在如此做法制造出的难看、可怕的狭小空间中,空间与情感结合时所产生的那种几何形状还剩下什么?我那时真的是很幸运。

与街道相对的一边是花园。花园呈三角形，三个边几乎一样长，其中的一个边是房子的后墙，另外两边是高于两米的砖墙，两道墙相交处形成一个小小的开放的建筑，里面放满了乱七八糟的物件，被无数蜘蛛网连接在一起。它原先可能是洗衣房。反正我记得，里面有个水泥的槽。一条小径，也是水泥的，在房子处还比较宽，在另外两道墙的地方变得很窄，在花园的中央围出一块花坛，在靠墙处，则划出两道窄窄的边。花园里种的植物乱糟糟的。两株攀援的蔷薇各自占据了一道墙。那是两株相似的蔷薇，开着小小的花，没有多少魅力，随着岁月的流逝，也加上本身的退化，开始掺入越来越多的红色犬蔷薇。

在花坛的一角，一直长着一棵棕榈树。最后，它还是死了，腐烂了。取代了它的是一棵李树，或者是一棵苹果树，我记不清了。那是从一颗果核或者扔来的一截断枝中生长出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里还有鸢尾花。那是些普通的蓝色鸢尾花，长着奇怪的、类似分泌体的球茎，有一半爬出了花坛泥土的外边。我们到处乱扔皮球，劲道还不小，使得这些花很少能够真正活满花期。为了逃避大人们的指责，或者让人无法明确找到罪责，我们会尽量将那些折断的树枝扶直，或者索性将它们重新种到其他树枝的后面。我们的母亲悲哀地看到，我们不仅粗暴、胡来，而且还虚伪而懦弱。我说我们，指的是我哥哥与我。我觉得，天地良心，在我们心里，可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毁掉那些鸢尾花。

房子的两面墙差别非常大。靠花园的一面更高些，显得高出一层楼。它不是用石头砌成的，而是一种粗砂岩和一种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砂浆的混合。其实我已记不清里面是否真的有粗砂岩，但是，我至今眼前还可以清楚地出现那一整片的砂浆，里面除了水泥与沙子，还混合了碎玻璃片，都磨成了半厘米左右，形成不规则的小立方片。这些玻璃碎片在阳光下会闪烁。时不时地，还会从上面掉下一块来。我会捡起来玩一会儿，在我看来，它比一块简单的玻璃碎片要珍贵得多。然后，我会把它扔到地上，等待着有一天再掉下一块来。可这并不经常。那层砂浆很牢固，不肯轻易放弃属于它的珍宝。